
巴尔扎克论文学

王秋荣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责任编辑：陈 新

责任校对：钱林娜

封面设计：王彦苹

版式设计：钱 锋

巴尔扎克论文学

Baerzhake Lun Wenxue

王秋荣 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插页 291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统一书号：10190·204 定价：2.6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巴尔扎克的文艺论文、作品序跋、书刊评论和文艺书简等理论资料，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创作观和艺术观。读者将会从那些精辟入里的论述和警策动人的语句中了解到巴尔扎克作品创作的种种奥秘，并增进有关的文学知识。

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

程 代 熙

《共产党宣言》与《人间喜剧》

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也就是在巴尔扎克去世两周年之后不久，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谈到他们都认识的一个俄国青年流亡者爱德华·品得时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谈的呢？他初次读了一点巴尔扎克的小说（何况还是《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就以一种无比高傲和极端轻蔑的口吻来谈论，好象谈什么寻常的老早老早就举世周知的东西一样……这个家伙不谙世情和缺乏主见，这同他作为一个俄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上的自负处于可笑的矛盾中。他既不懂《宣言》，也不懂巴尔扎克；这一点，他已经向我表现得相当充分了。”①

恩格斯信里说的《宣言》，就是指马克思和他共同撰写的划时代革命文献《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八四八年，巴尔扎克出版了他生前付梓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现代史内幕》。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同巴尔扎克的创作相提并论，不是没有原因的。两位经典大师在《共产党宣言》里用科学的语言提出：“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巴尔扎克固然不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原理，但是他忠实于社会生活，他在卷帙浩瀚的《人间喜剧》里真实而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就是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这种冷酷的金钱关系。所以，不懂得巴尔扎克作品的人，就不可能懂得《共产党宣言》，反之亦然。

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

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复杂、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不断发生剧烈的革命演变的时代，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巴尔扎克生于一七九九年，在他出世的前十年，爆发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大革命。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度过的。他亲身经历了法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身经三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和路易·菲立浦王朝。

法国“启蒙主义”的先进人物，如孟德斯鸠、卢梭，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认为，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就会出现一个普遍幸福和繁荣昌盛的时代。他们无情地揭露和谴责封建制度，歌颂人类的理性，并且把那个被他们当成是最理想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吹嘘成是一个“理性的王国”。他们没有看见，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当时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隐藏在资本主义内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4页。

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巴尔扎克与启蒙主义者不同的是，虽然他对封建贵族阶级也给予了尽情的嘲笑和鞭挞，但更多的还是无限的惋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很可以说明他的这种不平静的心情。他比启蒙主义者高明的地方是，他不仅看到了而且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他不是把这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胜利”，而看成是启蒙主义者那个“理性的王国”的破灭。所以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不是礼赞而是批判。巴尔扎克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和理想人物，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把他的理想真正体现出来的，却是同他的政治观点完全对立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如《幻灭》里的克雷斯蒂安），所以他不囿于自己的阶级偏见，敢于公开地赞赏那些共和党的英雄。这一切，恩格斯认为就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①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就在于他不光抓住了他所描绘的那个五光十色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形象地再现了那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间喜剧》里，把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淋漓酣畅地表现出来的，就是巴尔扎克精心塑造的那一帮子敛财骑士——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工商界的巨子。他们才是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道道地地的主要角色。

被马克思誉为对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理解的巴尔扎克，用蘸满浓墨的画笔给我们绘出了一幅法国资产阶级的血腥史的长卷。打开《人间喜剧》，法国社会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在我们面前豁然展开。巴尔扎克让我们宛如身临其境地亲眼看到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什么是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什么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交易所的投机勾当和大鱼吃小鱼；什么是动产和不动产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转让；什么是拍卖和破产，一句话，什么是买和卖。在这里，一切都是商品，连文人的灵魂，女人的贞节，贵族的门第，皇家的诏书，以及名誉和地位，信守和情操等等，都可以或整买，或零售。这一切的一切，在巴尔扎克的笔下真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但都被他纳入到一个总的主题：黄金的饥渴。

《高老头》里维多莉·泰伊番小姐的父亲，是个身缠万贯的银行家。他是靠杀人越货发迹的。巴尔扎克把我们带进了《红色旅馆》，于是我们看见青年时代的泰伊番，在一个黑夜里杀死了睡在他身边的富商，抢劫了他的珠宝，并嫁祸于同行的好友，把他送上了断头台。然后自己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而“交易所的拿破仑”，即金融资本家纽沁根的百万家财，原来却是成百成千破产的小业主和小老闆的尸骨堆起来的。《赛查·皮罗多》里那个杜·蒂埃，也是一个“冒险家”的典型。由于“他相信有了钱，一切罪恶就能一笔勾销”，所以任何卑鄙龌龊的勾当，他都能昧着天良干出来。那个在巴黎格莱街上布下高利贷的天罗地网的高布赛克，是一条“贪得无厌的巨蟒”，不知吸尽了多少活人的骨髓。他躺在七百万法郎的财富上，无限得意地说：“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巴黎是如此，外省也是一样。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骨子里却是一个精明强悍的投机高手。他一生鬼计多端，老谋深算，可以不露声色地进行无耻的掠夺。《幻灭》里那一对戈安得昆仲，尤其是长子戈安得，居然能拥有六百万的家私，不仅当上了议员，进了贵族院，还准备在下一届的内阁里当商业部长。这些，都是靠他不择手段地霸占大卫·赛夏的科学发明的专利权才到手的。在《驴皮记》里，我们听到泰伊番向人们高声地介绍德·瓦仑丹时说：“德·瓦仑丹先生成了六百万的大富豪之

后，他就有了权。他就是国王，他跟所有的百万富翁一样，他无所不能，他君临一切之上。开宗明义写在大宪章上的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那句话，对他这样的百万富翁来说，已经成了一句谎言。不是他要服从法律，而是法律得听命于他。不管是断头台，还是刽子手，都跟百万富翁无缘。”泰伊番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一篇百万富翁的政治宣言。这一席话，既无情地嘲弄了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人权宣言》，也正式宣告了那个“理性王国”的彻底破产。

贵在写出人的灵魂

巴尔扎克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就拿描写人物来说，究竟主要是写人的灵魂，还是偏于写人的外部世界；是塑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典型，还是复制根据统计学上的平均数推算出来的艺术类型？在方法上，重在描写还是重在叙述？巴尔扎克在这方面的经验尽管也有其局限性，但仍值得我们批判地吸取。

马克思说，“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就刻画出了不同类型、各具特征的贪婪的典型人物，如高布赛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虽然他们都贪婪成性，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我们不仅非常鲜明地看出高布赛克和老葛朗台之间的差异，也能清晰地看出老葛朗台和纽沁根之间的不同。

高布赛克攫取财富的目的，特别是他的手段，都说明他是一个带着浓厚原始积累色彩的老式金融资本家。不是十拿九稳的买卖，他决不沾边，可是，只要有利可图，哪怕只是拔下别人一根毫毛的蝇头小利，他都不放过。他对律师德尔卫说：“如果你的阅历同我一样丰富的话，你就懂得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相当实

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一切的力量。”什么是生活，他说，“生活不过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这就是他的全部信念。这个高利贷者，尽管工于心计，其实是个蠢物。他死后德尔卫打开他二楼和三楼的密室，发现里边不光堆着棉花、糖、甜酒、咖啡等舶来货，还堆满了物主未能赎回而留在他手里的各种贵重抵押品，从家具、银器到古画和古董，甚至还有各种长满蛆虫的食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的积累过程时指出，“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特意举了高布赛克作为例子：“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按：指巴尔扎克——作者）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①虽然巴尔扎克并不懂得“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在政治经济学上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种愚蠢行为，但他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且透过高布赛克这个人物所干的这种愚蠢勾当，深刻地刻画出了这个老高利贷者的灵魂——糊涂虫。

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政治风云的变幻，给他造成了追逐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大风暴期间，他投身共和党，俨然是个新潮流的人物。执政期间，他居然厕身政界，成了索漠的一区之长，还得过荣誉团的十字勋章。迨至拿破仑称帝，他虽然丢了官，但已扎实地捞了一票，所以毫无恋栈之情。他跟高布赛克不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他还经营葡萄园，酿酒生意，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买卖公债。老葛朗台的这些活动，反映出来的主要是菲立浦王朝时期（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法国社会生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第646页。

他虽然不象高布赛克那样，把堆积商品作为贮藏货币的手段，但他同高布赛克一样是黄金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为了黄金，他可以不管老伴的死活、独生女儿的终身之托。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独自躲在密室里欣赏那些黄澄澄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人生的无穷兴味。巴尔扎克在小说里对老葛朗台临死前的那个特定情景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他叫女儿把金子拿到他面前来，“他一连几个小时盯着金子，好象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婴儿一样老是呆望着同一件东西；他有如婴儿一般，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进了极乐世界。”最后这一句描写，简直是神来之笔，老葛朗台的内心世界毫无遮盖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

无论是高布赛克，还是老葛朗台，一辈子过的都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生活，他们把搜刮来的财富藏得严严实实，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财不外露。银行家纽沁根同他们完全相反，他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他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财神。他用各种手段来炫耀他的富有，甚至把他那个标致老婆尽量装扮得珠光宝气，把她作为宣传他的财富的活广告。纽沁根的目的是给他的银行招徕大批的存款，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腰包来做更大的生意。他既不象高布赛克，只知一味堆积商品；也不象老葛朗台，把黄金做为贮藏的对象。他的办法是尽量使他的全部资本处在不停的流动和周转的过程中。地产利息大，他就买卖地产；开矿赚钱多，他就设矿局。纽沁根做交易的手脚跟高布赛克也迥然不同，他不做小手小脚的买卖。他象赌场里的赌徒那样，喜欢孤注一掷，要么赔光，要么吃通！他的信念是：“钱越多，权力就越大。”“他已经有了五百万，可他想的是一千万。他有了一千万，就得捞他个三千万。”高布赛克只是躲在巴黎一条陋街上捕食，老葛朗台也只是在外省逞能，而纽沁根却想把整个法兰西当做一块

肥肉独自吞到肚子里去。巴尔扎克说，这个银行家手里的每一枚铜板都沾满了千家万户的眼泪。纽沁根这样的金融贵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在法国“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①的代表人物。

象条巨蟒的高布赛克，象只老虎的葛朗台老头，和象纽沁根那样的“交易所的拿破仑”，虽然他们都以法国社会的主子自居，其实，他们都不过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巴尔扎克在作品里不是止于去描写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即对财富的贪婪（即“做什么”），而是刻意求工去描写他们怎样贪婪地追逐财富（即“怎样做”）。这三个都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人物，但同时却是三个各具个性特征的典型。我们可以从高布赛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所采取的发财致富的不同方式，以及他们享乐的不同性质上，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上半期不同阶段上的法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全景图画。

艺术真实和艺术家的勇气

巴尔扎克在谈到他的《风俗研究》，即《人间喜剧》的创作动机时，他说“激发作者动手写作的就是想做一个忠实的、真诚的历史家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他说得很清楚，他是把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作为他的创作宗旨的。也正如他所一贯表白的那样，他的作品“都取自生活”。在谈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时，他在《〈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生活往往不是过分充满戏剧性，或者就是缺少生动性。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得描写成文学中的真实。”^②这两句看起来似乎全然矛盾的话，实则相反相成。恩格斯在读了巴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② 参见达文：《〈风俗研究〉序》及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

扎克的作品之后，不胜赞叹地说，那里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①啊！

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够写出人的灵魂，刻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关键在于他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正确处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巴尔扎克拿文学和绘画作比较，他说文学也是采用绘画的方法，“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就会干脆把这种只有“未加修饰的真实”，也就是没有艺术真实的作品“扔到一边去”。所谓把生命灌注到人物里去，巴尔扎克解释说，就是必须使人物“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不是让人物按照作家的安排去行动，而是放手让人物根据生活的要求去行动。所以他说，作家不仅要再现生活中“实在人物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要使作品中的形象“高于实在的人物。没有这一切就既谈不上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文学”。这里讲的“高于”，就是指艺术上的提炼、集中和典型化。巴尔扎克不仅善于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但却是相当分散的现象组织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独创、新鲜的整体”，刻画出例如高布赛克和老葛朗台一类的典型人物；而且他还善于从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生活中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事物身上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向我们指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立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按：五十至七十年代——笔者），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象拉斯蒂涅（《不自知的喜剧演员》）和纽沁根（《纽沁根银行》）等就属于这样的人物典型。

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为了使作品具有摄人灵魂的力量，巴尔扎克在介绍他的创作经验时指出：“要想得到好的东西，就要善于到能够把它发掘出来的地方去进行发掘。”巴尔扎克的老友、非常熟悉他的创作生活的达文具体地补充说：巴尔扎克常常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火炉的旁边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平常常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些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有被人发现。所以一个作家必须善于观察、体验和理解生活。巴尔扎克说：“虽然所有的作家都有耳朵，可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运用听觉”。巴尔扎克一再加以强调的“善于”，固然是指作家的艺术才能而言，但艺术才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靠艰苦的劳动磨炼出来的。他曾深有所感地说：“在自己的这个供想象的后院里，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不过在这种初步的工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只有少数真才实学的人方能克服这些障碍。”巴尔扎克的勤奋的一生，就是他这番由衷之言的最有力的证明。

巴尔扎克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再现社会生活的卓越艺术才能，更可贵的是，他还有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在阶级社会里，对生活作出真实的描写，就必然会触犯某些阶级、阶层或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在这个时候，一个作家敢不敢坚持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不敢抒发广大读者的心声，对于作家来说，就成了敢不敢坚持真理的严重问题。巴尔扎克在《幻灭》第二部里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法国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种种黑幕，从而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笔墨官司。还在一八三九年六月，当《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第

十七、十八两章刚刚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下流文人就在报纸上对巴尔扎克猖獗不休。有的诬蔑《幻灭》“谎话连篇……庸俗不堪”，有的诅咒巴尔扎克“已经呜呼哀哉，活着的只不过是他的影子”。对于这班跳梁小丑的无耻攻击，巴尔扎克不屑一顾。他在给《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写的一篇序文里说：“拿什么来说明时代呢？每个作家都急如星火地在寻找新的题材，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拿起笔来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应加以无情嘲笑的新闻界的阴暗面。”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初版本里，他并没有点《费加罗报》的名，当后来这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他时，他在《幻灭》的修订版里用嘲笑的口吻回敬说：《费加罗报》在人身攻击方面“贡献最大”。而且他还在序言里义正辞严地说这些小报的新闻记者“是逃脱不了喜剧的审判的”。巴尔扎克这种可贵的艺术家的胆识赢得了恩格斯的高度赞赏。他在一封信里对拉法格说：“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多么了不起的勇气！”^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目 录

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代序).....程代熙 (1)

· 文 艺 论 文 ·

论艺术家(1830).....盛澄华译 (1)

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通信(1840).....郑克鲁译 (18)

——给E伯爵夫人

《人间喜剧》前言(1842).....陈占元译 (57)

致《星期报》编辑意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书

(1846).....沈宝基译 (76)

· 作 品 序 跋 ·

《长寿药水》致读者(1830).....郑克鲁译 (86)

《驴皮记》初版序言(1831).....方苑译 陈占元校 (89)

《十三人党的故事》序(1831).....郑克鲁译 (99)

《欧也妮·葛朗台》初版序(1833).....程代熙译 (105)

《欧也妮·葛朗台》初版跋(1833).....程代熙译 (108)

《高老头》再版序(1835).....程代熙译 (110)

《高老头》第三版序(1835).....程代熙译 (121)

《幻灭》初版序(1837).....程代熙译 (124)

《公务员》序(1838).....蔡 烨译 (128)

《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1839)

.....程代熙译 (139)

《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

(1839).....陈占元译 (147)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初版序(1839).....程代熙译 (160)

《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1842).....程代熙译 (167)

《大卫·赛夏(发明家的苦难)》(1844).....程代熙译 (172)

——《幻灭》第三部初版序

《农民》献词(1844).....陈占元译 (178)

附录:

〔法〕达文:《哲学研究》导言(1834).....柳鸣九译 (180)

〔法〕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

(1835).....刘若端 聿 枚译 (201)

· 书 刊 评 论 ·

《欧那尼》或者卡斯提的荣誉(1830).....李健吾译 (233)

《泼皮》(1830).....李健吾译 (249)

论历史小说兼及《弗拉戈莱塔》(1831).....李健吾译 (254)

《安狄阿娜》(1832).....李健吾译 (258)

拜耳先生研究(1840).....李健吾译 (260)

附 录:

司汤达的答复(1840).....李健吾译 (322)

· 文 艺 书 简 ·

寄维勒巴利西斯, 洛尔·德·巴尔扎克小姐

(1820).....成钰亭译 (337)

寄凡尔赛, 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1828).....成钰亭译 (339)

寄凡尔赛，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1831)·····	成钰亭译 (344)
寄巴黎，德·卡斯特丽公爵夫人(1831)·····	成钰亭译 (345)
寄昂古莱姆，祖尔玛·卡娄夫人(1832)·····	成钰亭译 (348)
寄巴黎，洛尔·徐尔维勒夫人(1832)·····	成钰亭译 (351)
寄蒙格拉，洛尔·徐尔维勒夫人(1833)·····	成钰亭译 (354)
寄巴黎，洛尔·徐尔维勒夫人(1834)·····	成钰亭译 (355)
寄弗拉拜勒，祖尔玛·卡娄夫人(1835)·····	成钰亭译 (357)
寄沃尔希尼亚(贝尔地基夫附近)，维埃兹科夫	
尼亚，韩斯卡夫人(1836)·····	成钰亭译 (358)
寄巴黎，亨利·拜耳先生(1839)·····	成钰亭译 (364)
寄巴黎，高隆先生(1846)·····	成钰亭译 (366)
寄巴黎，洛尔·徐尔维勒夫人(1849)·····	成钰亭译 (368)
寄巴黎，台奥菲勒·戈及耶先生(1850)·····	成钰亭译 (371)
后 记·····	(372)